

乔安——爱的课程

根据 Marx Groucho(格鲁乔·马克思，美国的喜剧演员，电影明星)的自传，这位音乐大师一生中最有趣的一刻发生在连续播出 15 年的电视问答节目中。他不断地展示了他精深娴熟于机智对答。

女选手：“我已经结婚 31 年了，和同一个男人。”

格鲁乔：“如果他已经结婚 31 年，他已经不是同一个男人了。”

读到这段轶事的时候，我搭乘的飞机正飞行在美国上空。我一边笑一边回忆自己生活中类似的片段。正是三十一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了乔安。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次邂逅能够展开后来的长篇故事。

上世纪 60 年代的悉尼，同志们可没有什么地方交友。至少如果不想要遭遇警察诱捕，或者不想在其它公共设施里有恐怖经历，那真是没有多少地方可供选择。警察总长 Colin Delaney 和其发动的反同运动是当时的时代特征，我和当时很多其他同志一样，认为爱、伴侣遥不可及。那时离同志运动在澳洲兴起还很遥远。在那个时代，多数同志一生都被羞愧和自我否定所折磨，我也是这样。我那时沉默寡言，自我否定。邂逅、爱和快乐只存在于幻想世界。在私人空间中，关上门后，就算警察总长和其同伙也无法侵犯我的幻想世界。然而在真实世界里，真实的爱人、咸湿的肉体则不可想象。和当时许多同志一样，我以为我自己是极小少数族群中的一员，将在沉默与孤独中永远游荡，我们的爱情好像幽魂一样，来回漂泊，见不得人世。

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人类追寻爱与与之相随的性渴求的力量。社会不合理地把独生强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这样的人生旅途在理智上好似可以接受。但是孤独之中，生理和精神需求不断催促我们遵从自我，寻求法律、宗教和社会禁忌之事。

机缘巧合，1966 年时我在新南威市政务委员会民权组织任志愿律师。那是一群严谨，诚恳和热情的公民，他们对政府各种形式的压迫进行抗议，保护受害者，以此为己任。那时候我多数志愿工作涉及为反对政府越战征兵的异见人士提供辩护服务。矛盾愈演愈烈，案件越来越多，许多日子里我都埋头于这些案子。示威者在悉尼美国总领事馆门前抗议这场将澳洲拉入泥沼的战争。大量示威者遭到拘捕。

在处理这些案件期间，有一个不寻常的案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客户是一名新西兰年轻人，Richard Graham，他的相貌还有对人生高挑华丽的姿态颇为吸引我。后来我发现 Graham 并不是他的真姓，却的确是他的第一个名字。我依稀记得他告诉我他新西兰的家已经和他疏远了，他是家里的败家子。他离开了新西兰的乡村生活，来到澳洲寻梦。他在澳洲出版了《审查》期刊，之后又出版了一份杂志《淫秽》。这一切代表了对 60 年代澳洲僵化拘谨的审查制度的挑战。这些出版物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稀松平常，有兴趣的话，在悉尼的州图书馆仍然找得到。我记得它们看上去和悉尼大学学生会的学生报纸《Honi Soit》很像。纸质差，幼稚细碎的内容，大量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幽默。不过还

有以色情小说《Fanny Hill》的节选，小说背景设置在 18 世纪的英国，那个时候是被澳洲警察总长指名的禁书。

警方认为 **Graham** 的出版物是对公众秩序和正直、思想正派澳洲公民的公然冒犯。警察隆重其事地录取了 **Graham** 他是杂志“编辑，出版商和经销商”的口供后，逮捕了他。**Graham** 和一名倒霉蛋报刊经销商一起被起诉，并且被悉尼中央当地法院轻罪部判决违反猥亵法。也许法官也觉得这样的起诉是无稽之谈，所以对他们的处罚仅是\$20 罚款，考虑到种种情况，这样的判决在任何历史背景下都算不上严厉。

当时的民权委员会却站了出来，雇用当时我工作的那家律师行对以上的定罪进行上诉，新南威尔士终审法庭驳回原判，裁定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不到二十年后，我出任该庭主判人。警署对新南威尔士终审法庭判决不服，继续上诉至联邦高等法院。在我 1967 年 7 月成为持牌大律师不久之后，联邦高院庭审在悉尼开庭。当时的案件档案显示我是代理 **Graham** 和其共同被告的第三辩护律师，也是资历最低的一位。那是我第一次在最高法院上庭，身着我的新律师袍，戴着崭新的马鬃假发。我们输了上诉官司。当时和我一起出庭的辩护律师是 **Jim Staples** 和 **Ken Horler**。除主审法官持不同意见之外，多数法官均同意维持原判决。当时我可料不到三十年后我会在堪培拉联邦高等法院的伟大建筑内，有一席之地。人生无常，妙不可言。

输了官司 **Richard Graham** 非常不安。他最害怕的是回到新西兰，回到他正派的家里，被迫离开 **Kings Cross** 的野性生活。**Kings Cross** 那时候还没有被毒品和暴力所困。**Graham** 告诉我他很感激我对案件做出的努力。为了感谢我，他请我吃晚餐。气氛热络的餐厅里，他察觉到我很孤独。确定之后，英俊的他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尽管他不是同志，为我打开肉体欢愉之门却成了他挑战道德的一件乐事。他提到一位住在公寓区的朋友是同志。这位朋友在悉尼的娱乐业有一席之地。他安排我们见面。走进这间豪华公寓后，**Graham** 宣布：“**Michael** 有个问题。他和你一样。但他不知道去哪里交友。”

Graham 的朋友详细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觉得我不适合他。他告诉了我两个地方我可以认识些朋友。一个是 **Petersham Parramatta** 路的舞厅。另一个是 **Rex**, 这家酒吧在 **Kings Cross** 接近 **El Alamein** 喷泉的路角。这两个场所后来都被开发商倾心。**Petersham** 的舞厅现在是社保中心；老 **Rex** 则被拆除了。当年喧嚣热闹的 **Rex** 如今是一片整洁的公寓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悉尼，男同志们都很熟知这两个地方。今天回忆起来，这两处都充满了怀旧情怀，在当时 **Delaney** 麾下警察似乎放过了这两块飞地。律政压迫止于门前。

有了他的建议，加上正确行动。我开始了寻爱之旅。**Richard Graham** 离开了，现在恐怕已经是行业领头人了，说不定已经封爵了。我的寻爱顾问后来在娱乐圈更上一层楼，令人尊敬。20 年后，出乎意料，我看见他坐在上诉法院旁听席后排，来我如何在自己的剧场演出。案子结束后，我邀请他到法官办公室来。二十年里他保养的很好，我猜可能是整容手术吧。功德圆满之后，**Richard Graham** 和他的朋友就淡出了我的生活。但是一扇门已经打开。我走出了孤寂的世界，前面 29 年的生活告一段落。

那些从前备受压抑的同志们走入 **The Rex** 和 **Petersham** 舞厅这样的陌生新世界还是兢兢战战的。我毫不怀疑世界上每一位单身汉走入这样的场所时都会有这样的心情。骄傲、谨慎、拘谨、矜持，其它情形下的好品质在这些地方成了糟糕的缺点。害怕被拒绝的恐惧有时候能让最勇敢的心退却，本应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却变成了恍惚麻木、对空发呆。**Rex** 有两个吧台。接近十年的时间内只为同志社区服务。前面的吧台毗邻 **Macleay** 街的人行道，当时被人亲切地称之为“干杯吧”。在它后面，由洗手间分开，还有一个更高档些的吧台，客人稍少些。音乐清扬，淡淡的灯光漫射在客人的面颊上。客人时常在两个吧台间穿梭。有的酒客只顾着四处环顾，连酒都懒得喝，皱着眉头走出酒吧，心烦意乱，烦恼自己又来浪费时间了。

1968年7月底，我鼓起勇气和一群靠着后墙的酒客搭话。其中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他曾是一名军人。他只和我谈了谈他在越南的战斗经历。他提议我应该和她们一起去 **Petersham** 的舞厅。我从没去过那里。我同意了。我们爬进一辆小车，向 **Petersham** 驶去，大约7公里远。这家悉尼内西区的舞厅身处意大利移民区，离我当年上的 **Taverner's Hill Fort** 街高中很近。舞厅不卖酒，得从隔壁的酒铺买。我买了瓶苦艾酒。

我随着乐队的演奏随意摇摆。那些日子里，大多数都是些披头士金曲。**Hey Jude** 给了幸运儿们个好由头贴面慢舞。

接着，我眼角瞟到一位伊比利亚半岛帅哥。他在我附近跳舞，似乎是独自一人，出神放空。我忘了士兵和他的朋友们。我开始和这位神秘拉丁帅哥共舞。我记得没多久之后，我就和他搭出租车驶过海港大桥，向我 **Kirribilli** 的公寓驶去。我真不敢相信我这么幸运。他叫 **Demo**, 24岁，典型的西班牙帅哥。但是 **Demo** 喝苦艾酒喝高了。

到家后，我让他睡一下，好醒醒酒。他对我公寓窗外歌剧院美景，港口上船只灯光闪烁，毫无兴趣。他只想在这个冬夜睡觉。他睡觉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他。我害怕如此帅哥在我指间溜走。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我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没指望能再看到他。结果他还真的给我打电话了。美梦成真。**Demo** 是我的初恋。

1968年，**Demo** 同意和我去新西兰。我去了旅行社。**Boermeister** 夫人帮我顶了机票和酒店。她问我，“你的朋友需要签证么？”“需要”“他持有的是哪国护照？”“西班牙”她又帮 **Demo** 申请了签证。我们一起游览了新西兰南北岛。这段经历会让我永远爱上新西兰。1969年一月，就在返回悉尼之前，他告诉我他想要继续自己的旅程。一回到悉尼，他就收拾行李前往墨尔本。我无法相信美梦成真又落空。像之前一样，我哭了，我抱怨。但我也了解了你不能要求爱。不论你付出多少爱或者多么渴望爱，你都不能要求别人的爱。两方付出爱都必须是自觉自愿的。

1969年1月28日，我陪着 Demo 乘出租去中央火车站。他拥抱了我，拖着大旅行箱上了火车。他在悉尼的冒险结束了，墨尔本之旅就要开始了。他从车厢里挥了挥手。我看到他对面也坐了一位大帅哥。火车发车了。我回了住处，关上门，孤独寂静，一切如常。

悉尼歌剧院还在修建之中。渡轮上的点点灯光照亮海港。港口之外的城区灯光闪烁，成千上万的人和我一样孤寂。我在哪里才能找到另一个 Demo。我明白除了在 The Rex 和 Petersham 舞厅之外别无他法。重回独身生活实在不爽。比我小四岁的 Demo 告诉了我，我自己凭本能也知道的事。独居不符人性。我在脑中想象自己成家后的情景，有爱，有人陪伴。独居虽也有好处，但非长远之计。

“你并没有难过太久”Demo 很多年之后和我娇嗔道，“就难过了两个星期，不够啊。”

我确定 Demo 绝对不会想让我为了他离开而一直难过。至少我不这么认为。但是他的确是想让住在高级公寓里的大律师不止想念他两个星期。可是两个星期之后我就遇到了乔安。

现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 1969 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二去了 The Rex。也许是还惦念着“the Cross”的弥红灯，还有遇到初爱的地方。我曾有过好运。7 个月的交往不算长，也不够长。不过我也知道，宅在家里，看电视，听巴赫的音乐是不会有出路的。于是在遇到乔安的命运之夜，我打扮好。我乘渡轮，步行很久去 Kings Cross。进门之前，令人惶恐的挑战又随着干杯酒吧的烟雾、音乐和灯光而来。

我进门以后，就看见些常客。都是些“老人家”，大约 40 多，没完没了的喝啤酒。我永远无法和他们为伍。我的新教背景让我无法开怀畅饮。但是似乎没人在意。这是个很包容的地方。人人都把“过自己的日子”挂在嘴边。我们都希望警察总长 Delaney 和手下们心情好。扯开嗓子的聊天声在和震耳欲聋的夜店歌比高下。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和我的心跳声搅在一起。

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可以让我环顾全场。我不想掺和别人的谈话。我享受这种感觉。我敢肯定再也不可能找到像 Demo 这样的帅哥了。既然尝过最好的了，我追备好要孤独一生，靠着 7 个月的甜蜜回忆过活。实际上，我为自己感到可悲。

我要了一小杯啤酒。这样形象刚好，我正等着“你”来搭讪呢。我在靠 Macleay 街门口的吧台边上。突然我看到了一位生客，一位帅哥。他的帅和 Demo 不同，Demo 的黑眼睛、长睫毛、黑头发还有野性的身体换成了白皮肤、蓝眼睛、高颧骨，文静的形象。命运之神真的第二次光顾我了么？

我们都记得当我鼓起勇气讲开场白的时候我们都说了什么。从那一刻起，我们都在想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去 Rex 酒吧，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又或者我去了后面灯光更暗的吧台，没看到他呢。或许还在寻找前阵子还见过的那个

军人。命运之神出手把我们拉到了一起。谁有相伴数十年的伴侣，谁就会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我问他：“吧里众男你爱谁？”

乔安环顾四周，接着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我这时候有些羞愧，原来他之前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吧里众男你爱谁？”

等待他回答的时候，我以为他会说：“肯定不是你”。如果他当时这么说，我们相伴多年的生活都会像气球般炸飞，一切可能随风去，心头凉。

结果他反问我：“你爱谁呢？”矜持让我说不出口：“嗯，其实我爱你。”

我从他的口音听出他是外国人。他看上去和 Demo 年龄差不多。从他的口音判断，我觉得他可能是的德国来的。我更兴奋了，因为我在学校学过德语。每个人都告诉我，我的德语发音很标准。我的德语老师曾经告诉我：“你德语说得真棒。”所以我想也许我该向他炫炫我的语言技巧。没有多少澳洲人能做到这个。如果他真是德国人，那我说德语会很迷人。我已经跃跃欲试了。我脑中已经想到了种种可能性。至少我可以跟个德国人熟练熟练德语。

我开始滔滔不绝。我问还在沉默的他：“你听上去是德国来的。我刚刚读了一本里宾特洛甫的传记。你怎么看他。”

我必须承认，即使这位陌生男子真是德国来的，这也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怎么会说这么个开场白啊，非常木讷，很不合适。但是向荷兰人问了这么个问题简直就是发疯。我能看到他湛蓝的眼睛已经开始透过烟雾重新搜寻新目标了。后来他告诉我就是那一刻他断定站在他面前的人可能是个疯子。既傻又疯。在同志酒吧里谈论里宾特洛甫。接下来，他脸上就写满了：“赶快离开这里。”

这只是他第二次去干杯吧。上一次是在一周前，无功而返。没人感兴趣。现在第一个和他说话的人又神经错乱，口齿不清地谈论德国的现代暴君。他后来还告诉我，我的穿着十分怪异。

我从来对衣着打扮不感兴趣。我穿了一条乳白色裤子，打了一件毛衣。裤子是灯芯绒的。橙色的厚毛衣实在是不配悉尼二月中旬的热浪。四眼相对，尴尬的交谈，不合场合的衣着，又是在令人窒息的酒吧，恐怕只能引来一句：“不好意思。”然而，乔安和我一样孤独，从未有过爱人或者伴侣。他并没有走开。而且他博览群书，其实对历史很有兴趣，甚至是德国历史。他恐怕比酒吧里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里宾特洛甫。一生的爱恋开场如此糟糕。

我们又再喝了一小杯啤酒。我们俩都不想这么就结束一晚。11点酒吧打烊以后，乔安提议去喝杯咖啡。我们一起离开 Rex 酒吧，途经喷泉。来到咖啡馆才发现已经不是咖啡店了，我才发现他和我一样对 Kings Cross 知之甚少。

“你为什么不去我哪儿坐坐，过了桥就是了。不会耽误太久。我保证你能回家。”我说道。

我们钻进了出租车。我们都还记得司机也是荷兰来的。他似乎对这两位乘客有何共同之处分外好奇，不停地从后视镜打量我们。经过了 Cahill 高速路，经过了我和 Demo 在八个月之前经过的大桥。今天乔安告诉我，当他在我 Kirribilli 高地公寓窗口眺望悉尼市区和海港美丽夜景时，心里想：“这个人在物业投资上很有潜力嘛。”后来我发现同我相比，乔安对衣着、地产和其它很多方面有更多的兴趣。一个小时里，我们都在透过不同的窗户欣赏美景。我们一起观赏闪闪灯光和海港往返的渡轮。他帮着我搬了个单人床到我的卧室里。我妈认定了我要孤独一生，因此净给我公寓里放了些单人床。但是从 1969 年 2 月 11 号那个午夜起，单人床升级成了双人床。乔安进入了我的人生。从那以后再未分开。幸运之神真的垂青了我两次。

乔安和我同年，他只比我小一个多月。我们相遇的时候，他 29 岁，年近而立。1939 年 4 月 23 日，圣乔治日，他出生于地球另一边，荷兰海牙。他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幺，父母 Willem Nicholaas van Vloten 和 Bertha Aria Rietvelt 照他外祖父的名字给他起了名字，Johan Anton van Vloten。他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师，擅长以一种二战前流行于荷兰的特有工艺修筑屋顶。他的母亲则家庭和工作间两头奔波，她在城里的富人家里做清洁工。

乔安出生的时候，欧洲正处于危险之中。他出生前一个月前，希特勒的部队已经横扫了捷克斯洛伐克。欧洲爆发一场新的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他的父母经历了一战，那时荷兰保持中立，没有被占领。多数经历过一战的荷兰人打心底里清楚这次情况不同了，随着战争阴云的迫近，他的母亲开始着手准备。精明的母亲花了所有的积蓄囤积肥皂，高露洁棕榈皂。在战时这些囤积的棕榈皂就是珍贵的现金货币，让孩子们在侵略战争开始时，1940 年五月荷兰遭占领时不至于挨饿。乔安的父亲和当时许多荷兰年轻男性一样被德国占领军抓了壮丁，送去了法国。在那里他被强迫修筑大西洋墙。很多年里这个小家庭都没了父亲的身影。父亲成了德国占领军奴隶劳工中的一员。

孩提时候的乔安是敏感、脆弱的。战时的恐惧和压力对他们影响恶劣。他那时时常因舞蹈症入院。上世纪 40 年代中期，因为害怕德国及其盟友可能会轰炸沿海城市，乔安的母亲带着三个小孩迁移，被德国人指派到了莱茵河旁的内陆城市奈梅亨。时至今日，乔安依然记得炸弹、等待食物的长队，德国士兵，战争的恐怖和危险。母亲接着用宝贵的肥皂在黑市和农民换取稀缺的蔬菜。母亲把乔安放在婴儿车里，连同珍贵的大头菜一起用小毯子盖起来。在婴儿车旁边是他的哥哥姐姐，弗里茨和芭芭拉，和母亲一起通过德军的封锁线和检查站。孩子们的名字，包括乔安的，在德国士兵中引起了共鸣。因为这些都是日耳曼名字。他们拍拍孩子们的头，指引母亲推着婴儿车通过。他们不知道乔安的母亲求生存多么有一套。乔安继承了母亲的这一本能。

1944 年年底，同盟国推进到与奈梅亨毗邻的阿纳姆休整。加拿大士兵解放了乔安一家。他还记得士兵们分发给饥肠辘辘的荷兰孩子们巧克力和糖果。他记得自己把礼物之一花生酱分给了家里的猫。猫靠着乔安家人从贫乏的食物中省出

的一点点珍贵剩饭从战争中活了下来。可怜的小家伙却消受不起突如其来的美食。炸弹没把它炸死，加拿大的花生酱却要了它的命。猫总是乔安的好伙伴。他对它们比有些人对待孩子还好。

战争结束的时候，乔安的父亲一路从诺曼底走回了荷兰的家。一家人终于团员。生活总算恢复常态。但是那些年里，荷兰年景不好，常年贫困，食物匮乏，全国范围内的洪水毁坏大坝，冲走粮食。1947年，8岁的乔安才第一次见到橙子。

年幼的 Johan van Vloten 好学、爱读书。他和以历史和政治故事启发自己的 Klaasens 先生等老师有很好的互动交流。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小事件，既有浓烈兴趣又有智慧。他还记得因在荷兰周刊《全景》读到英国托管当局拒绝一船犹太难民抵达巴勒斯坦而感到愤慨。耶路撒冷的自由大道上，除过波兰人，纪念在德国占领期间帮助过犹太人躲避纳粹迫害的荷兰人多于其它任何国家。若是按照人口比例来算，比起其它多数民族，荷兰人站起来反对压迫的人最多。这正是乔安成长的地方，也是他价值观形成的地方。

乔安的家人没有指望他们最小的儿子能够受教育。之后，他常常埋怨父母没能多鼓励他学习。但是，谁又能苛责从战争和生死的恐惧中生存下来的人呢？15岁的时候乔安开始在南方城市多德雷赫特杜邦化工旗下的一家工厂工作。但是他很渴望去看世界。他对母亲软磨硬泡，想要加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荷兰商运船队。当时船队承运美荷客运航线，货船则通行七大洋。他决定了，这才是他要做的事。母亲恩准之后，才得到安宁。到海上去是在这个填海造出来的大陆上出生长大的荷兰年轻男性世代代的梦想。

乔安被录用为初级海员。他拿到了一本类似海员护照的证件。到今天他都还留着呢。他还时不时地威胁我说要回到海上去呢。在他的海员护照上我看到一名年轻帅哥的照片，他雄心壮志想要探索世界。他常常告诉我北大西洋上的惊涛骇浪。到今天，我听到他讲述这些的时候仍然是两眼圆睁。我见过的最不平静的海无非是悉尼港入海口太平洋的清浪微波。相比之下在北大西洋和南极海上，船只破裂发出咔嚓声音回应愤怒的大自然。

最令他厌烦和尴尬的是，刚进船队的时候母亲总是去船上检查船能不能经得起风浪。许多海员都与酒瓶为伴，乔安却告诉我书籍是他的朋友。酥胸和酒精是有些海员排解海上长时间孤独寂寞的方法。乔安是同志，对这些不感兴趣。在港口，他总是为家里人挑选礼物。他把薪水亲手交给母亲。生活有了规律。用微薄的津贴，这位年轻海员带回了百科全书和其它书籍。他没爱人。和一般对海员的印象相反，他的海员生涯里几乎和性完全绝缘。

1963年，乔安做出了改变命运的决定：移民去澳洲去。与许多移民海外的荷兰人一样，他的首选是美国，不过当年美国接收荷兰移民的配额满了。他没有选择加拿大，那里太冷了。反而澳洲进入了他的视野。他观看了电影短片，读了关于伟大南方大陆的报道。他抛下了自己的海员生涯，去澳洲赌未来。

他乘坐澳洲驻海牙大使馆组织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航班离开了荷兰。那年他 24 岁。悉尼机场的指示牌指引他们乘坐巴士到一个移民营集合。年轻单身的前海员没有照程序在移民营中安顿下来。他取了行李，打车进了城，在一家酒店里度过了在澳洲的第一个晚上。机缘巧合，他和另一名荷兰裔木匠兼商店货架安装工聊了起来。乔安没能想得到来到澳洲第一天就能找到全职工作。后来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出色的木匠，更令人惊异。很快他就寄钱给荷兰的父母了。

乔安对澳洲的溢美之词没有对牛弹琴。当他劝家人到悉尼和他团聚时，父母告诉他他们已经定了船票。他开了才买的大车去环形码头接船。他把父母接到了自己在绿意盎然的 **Dulwich Hill** 租的房子。一天之内，他的父亲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他在城里一座大楼工作，那里提供住宿，而乔安也在那里住下。但是自打 1969 年二月，我们的生命在 **The Rex** 酒吧交织在一起的那天起，乔安再也没有回去过那间城里的房间。

当我遇到乔安的时候，他正在北悉尼的 **RepcO** 工厂忙活着。他因自己身上的油污味感到尴尬。我却觉得那气味挺吸引人的。作为一个在自己家乡工作的律师，在我看来乔安就像是在 **Kirribilli** 泡澡，极力要摆脱自己身上的臭味。和其它大多数荷兰来的人一样，他有洁癖。

我们相遇几周之后我意外接到了墨尔本 **Demo** 的电话邀请我到墨尔本和他一起度周末。我告诉乔安：“只有他能把我从你身边带走。”他那受伤的眼神是对我的谴责。不过我回来的时候乔安还在。许多年之后，他还会提起这件事。**Demo** 和乔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Demo** 是派对动物，爱跳舞、爱音乐、爱各种同志活动。乔安则自律、害羞、严肃、爱读书，没时间参加同志活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在每年二月的第二个周二会重游干杯酒吧，庆祝幸运之神的眷顾让我们相遇。除此之外，我们就是偶然兴起来去一下 **Petersham** 舞厅，其它时间几乎各自活动。

1969 年 7 月，我们决定在年中的法律假期去斐济度假。我去旅行中介 **Boermeister** 太太那里订票。我记得她盯着我说：“西班牙护照，没错吧？”“错了，荷兰护照。”我强调道。她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对我来说，西班牙和荷兰没有多大差别。乔安曾经解释过，荷兰曾经被西班牙统治了 100 多年，荷兰人还记得西班牙占领荷兰时严苛的政策。我曾经觉得乔安把 **Demo** 想象成西班牙西班牙大公，想要入侵荷兰平民的土地。事实上，后来他们有遇到彼此，相处地很好，主要是因为数落我不可原谅的错误是他两人共同语言。

正当 **Neil Armstrong** 为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一大步的时候，我们正在斐济 **Rakiraki** 的沙滩上，和 **Armstrong** 比起来，当时如果我们要回斐济大陆的时候，要用一面镜子来招呼对面的船。在那里乔安提议我们应该进行一次长途陆地旅行。他建议我们开房车，睡在车里，从印度一路开到英国去。他读了从英国到孟买的游记。我们的斐济之旅满足不了他探寻异国风情的欲望。一开始我觉得这主意太疯狂了。后来我也有些动心。前海员现在想要进行路上旅行了。

我们进行了两次这样的长途陆上旅行。第一次探险始于 1969 年 12 月，我们认识还不到一年。旅行持续了一年。我所有的律师同事都警告我这会毁了我的律

师生涯。我们在 1973 年到 1974 年进行了第二次环球旅行。开着面包车旅行了两年，带了许多历史、诗歌、音乐、政治书籍。乔安会告诉我他正在阅读的书，后来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他都会这么做。他实际、风趣、睿智。当时他还发明了一种背诵诗歌的工具。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事，他就想要记住。果阿安静夜晚的星空下，阿富汗和土耳其骇人的山脉里，他会突然吟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有时候为了换换口味，他会背诵林肯的个底斯堡演讲。我总是诧异，15 岁以后他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了，却有如此天分和兴趣。林肯字字有力的演说被他用低沉的，带着明显口音的声音背诵出来，总是让我笑出眼泪来。

回家以后，我们搬到了 Darling Point 的新公寓。不久之后，1974 年 11 月，我告诉家人我收到了当法官的司法委任邀请时，他就在我身边。自那时起，在我们和我家人会面几周之后，乔安就已经和我家人完全融为一体了。每周他都会和我一起去 Concord 看望我的父母。父亲后来告诉我乔安的到来证实了他一直以来的担心：他的大儿子是同性恋。父亲哭过也祈祷过。但是他最担心母亲会发现。同志们都理解发现、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通常会让父母和家人蒙羞。这变成了同志们的苦恼。然而，当孩子带伴侣回来，了解通常会驱走恐惧，爱赶走羞愧，理解止住眼泪。很多家庭的情况是这样的。乔安、我家人和我的情况也是如此。

乔安，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自己热烈讨论着我的司法委任。对于成为一名法官，我非常年轻，当时只有 35 岁，但木已成舟。1974 年 12 月仲裁委员会欢迎我的到来。同时，乔安在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工作，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我就任法官的各种活动。实际上，在我于 1996 年 2 月宣誓就职澳洲高院大法官之前，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我的法官就职欢迎活动。即使是那个时候，任何人，包括我都没有提及他。

在我的法官就职欢迎会后没几个星期，我就被委任了新的职位：法律改革委员会主席。由此我离开了法官席十年之久。在委员会任职期间，爱打听的媒体经常询问我这位领导这个关键机构的年轻法官的私生活。我从来没有主动透露过自己私生活的细节。同样，我也从不否认。我从不屈从假装。我从不邀请女性密友在公众社交场合假扮我的伴侣。乔安和我纯粹只是想将私生活和公众活动分开来。1976 年我对悉尼晨锋报表示：“我有恰当的家庭生活安排”。这些安排对我们的确是合适的，与他人无关。

我想我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那个年代里，如果你是同性恋，在公众生活里，人们还是认为你该以此为耻。上世纪 70 年代，禁止同性恋的法律仍然存在，尽管不再针对成人间自愿发生性行为而执行相关法律。事实上，不执行相关法律成了推迟或者拒绝修改相关反同法律的理由。偏执狂们曾说当时的法律不应该变更。警察总长 Delaney 已死，但是他那个时代的态度仍然广泛存在于 70 年代的澳大利亚，即使法律也是如此。

每年的圣诞节，我都邀请法律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和员工到乔安和我 1976 年以后在 Rose Bay 建起的家里来。依照荷兰的习俗，乔安会忙忙碌碌把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接着，他会自动消失。他会打电话回来确定最后一个客人已经离

开了才会回来。我能想象这些年里大多数同事和许多朋友听说了神秘荷兰人的传言。我们都知道规矩。不问，不说。

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年里，我的家人得以了解乔安的品格。我们有时候都会冒出些云里雾里的点子，他则格外务实。他很实际，很有条理，总是超前思考。在澳洲广播委员会任职期间，乔安成了委员会里的工资出纳，帮助解决用新到的电脑记账。离职之后，乔安和一个荷兰裔朋友还有他的妻子在悉尼北区合开了一家书报文具店。在三年里，我总是在睡意朦胧中发现他在凌晨离家送报纸。可靠并且准时，他从没错过一个班次。后来他们出售了生意，赚了笔钱。乔安善于观察房地产市场投资机遇。如果我随着他的意，每两年他就会般一次家。他小时候，他母亲就是这么做的。他跟我解释说：这就是有些澳洲人发财致富的方法。

后来，报章杂志常常把乔安描述为“退了体的报亭老板”。我们常常会心一笑。因为报道通常会配上一张照片。一张小业主乔安穿着开襟毛衣，或许还带着一顶有特色的帽子。他常常待在家里谈论他在海上的经历，吟诵 **Wordsworth** 的诗篇，解释中世纪历史中迷失的片段，或者用他的中音和他的母语歌唱。他是难得的好伴侣。能够找到相伴一生的爱侣对一个人，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是幸事一件。恶人则试图否认同胞的这一需求。上帝是不会朝着这样的人微笑的。

1999年，乔安60岁生日当天，他和我受联邦总督长官 **Michael Jeffrey** 将军和 **Jeffrey** 夫人邀参加了堪培拉市政厅的晚宴。曾经出战加里波利，战争英雄、战士，越南战争军事十字勋章获得者西奥总督同时也是联邦副总督点名邀请乔安陪同我参见晚宴。**Jeffrey** 将军和他的妻子并不知道那晚对我们很特殊。当我们到达现场时，市政厅里满是将军和他们的妻子们。他们聚集在堪培拉庆祝澳纽联军节晚宴。

将军们身着夺目红色军服挂满了勋章使得身穿黑色晚装的乔安和我显得格外突出。我看到桌子的那一边他正和一名将军的夫人详谈甚欢，那个镜头让我一时无比欣慰。我很久之前在 **Rex** 酒吧遇到的他，与我相伴一生，终于得到认可。

将军和他们的夫人们应对从容。乔安的邻座无法相信他已经年入花甲。她抚摸着乔安脸上光滑的皮肤，问他永保青春的秘密。他的蓝眼睛和高颧骨仍然有吸引力。

我竖起耳朵听他们在说什么。有一刻，我好想听到乔安提到了 **von Ribbentrop** 的名字。肯定是我听错了。和乔安一起旅行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加里波利的悬崖散步。我们到了 **Hellas** 海角，从那里俯瞰 **Dardenelles**。我们一起观赏达达尼尔海峡，薛西斯一世正是从这里带领波斯军队安全渡海到了希腊。我们步行到了澳纽联军湾的海滩。我们在澳洲人抛头颅洒热血战斗过的地方蹒跚而行。乔安应该有足够的话题和将军还有夫人们互动。事实果然如此。

自那之后，乔安出席了很多大型活动。他能够泰然自若，应对自如。他，多才多艺，智慧，有趣，陪伴我二十余年，却一直处于幕后。现在他可以做自己

了。也不全然，很多年里，他都不能享受法官退休金。异性恋夫妻，包括事实婚姻伴侣，一旦夫妻就可以享受全额伴侣退休金。乔安和我在一起已经将近 40 年。霍华德长期执政期间，同性恋平权从未提上议事日程。总检察长给我如是说。他的继任者 2007 年联邦选举之前重申了同样的观点。幸运的是 2007 年 8 月当选为总理的陆克文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也行动迅速。令人讶异的是新法案在联邦议会审议的时候几乎没有反对票。那么之前的争议从何而来，又如何消失的？有些争议的确消失了。但是其它的不平等依旧存在。

1999 年我人在伦敦。我打电话给乔安问他：“愿意和我结婚么？”我当时正在参加同性关系和法律会议。和澳洲其他同性恋一样，我和乔安从未把结婚看做当务之急。其它更实际的事情，例如养老金权利，财产保护才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但是在伦敦会议的时候我听美国的律师向我介绍了美国和其它国家为同性倾向公民完全平等宪法、法律权利。这一理念的支持者接受基督教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保留只为男女两性间婚姻提供婚礼服务的权力。与会代表们一再表示政府不应依照宗教机构的立场确立这样的民事法律权利和义务关系，政府无权力因公民的性向而歧视任何人。尽管法律下的公正平等明显是理想状态，但法律的意义正是在于报章每位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准备好要接受婚姻权利、义务的人都应该不应受歧视，应享有婚姻权。为什么他们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利？

听到这些论辩，我能看出逻辑所在。我从没想过要区分婚礼和婚姻，后者应该是全民共有的权利。我用伦敦街头的公共电话亭拨通了悉尼的号码，问：“如果可能的话，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你喝醉了吗？”乔安回答道，“你在那里干什么呢？你开的什么会啊，正经么？别用这种蠢问题浪费我的时间。我们甚至连法官津贴都拿不到。”毕竟乔安讲求实际，不屑于单膝下跪求婚的景象。他怀疑终其一生追求无用的求婚姿势，毫无希望的白日梦。

认同同性关系的变革进程缓慢，这成了澳洲过去十年历届政府的共同特征。很多国家先行一步承认了同性婚姻，同时澳洲政府却连民事结合或者民事伴侣关系都不愿意考虑。即使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根廷都承认了同性婚姻。但是在澳洲我们禁止民事结合还有民事伴侣关系。这是对人人平等的无情嘲讽和否认。认可相应的补助、金钱或者物质但是，人与人之间的长期关系难能可贵，否定其平等性则关乎尊严和尊重，更危害社会的利益。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尊严、认可和接受本身则更为宝贵。

来往于悉尼各城郊路途遥远。早晨六点我已经开始工作，好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些时间来。下午 4 点，我已经准备好离开飞利浦街的法庭，赶去讲座。六小时，快速答疑。8 点结束时，天色已晚。在接待处小酌一杯之后，我陪同几名讲座主持人一起去了当地一家酒吧。酒吧的厨房刚刚关闭，大厨说：“晚餐时间结束了。”奶油蛋糕看上去不怎么吸引人，所以我没有点。我的胃在抗议我从午饭之后就没有进食了。聚精会神的演讲听众所提的问题与我的讨论在脑海中浮现了出来。我体会到了在澳洲进行公众对演讲的辛苦，还要饥肠辘辘。

十点的时候，我站起来，礼貌地道别。其中一名主持人开车载我回城。他耐心地跟我讲述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我跟他出了些意见。11点15分的时候，家里的灯已经熄了。乔安还有家里两只受宠的猫咪汉娜和沙巴已经睡得很熟了。

我回来时弄出来的动静和灯光吵醒了他们。他们用充满怨恨的眼神看着我。我在抱怨当天的遭遇时，乔安开始为我准备汤和土司。我们坐下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谈论着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仍然睡眼惺忪。两只猫咪仍然在它们的充满怨气地瞪着我。

我猜想单身生活可能也有些好处。回到一片寂静的家，许多时候吃外卖食物也能对付过去。一个人吃饭也能让一日、一月、一年或者一生在不经意间过去。也许，深夜里，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可能会在重回梦想之前抬头看看，但却没心情和主人聊天亲密。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够的。对我来说是不够的。从报纸交友专栏中也看得出来，对于大多数男女同志来说这也是不够的。“举止不娘，有幽默感，40岁以下，不吸烟，不嗑药。请回信去.....”不只是同志，直男也是如此。并且现在他们也在网上或者智能手机上交友互动。出了舞蹈派对、同志骄傲大游行，同志们也是在寻求真爱和伴侣的人类灵魂，在寻找真正的朋友。希望能够有一天能有人欢迎他们回家，陪自己聊天，并且把爱转换为实际行动。例如一碗热汤。

这正是带领着这位年轻律师和年轻的前海员把光亮带给这座城市。这是燎原的星星之火，照亮、驱赶了羞愧、冷寂和恐惧。呼唤彷徨者甩掉孤独，不断寻求真爱。